



编著

张士魁

中国旅游出版社

『金瓶梅』趣谈



《金瓶梅》趣谈

张士魁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金瓶梅》趣谈

张士魁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蔚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90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32-0730-2/G·174

定价:5.00元

张士魁:

193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58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后曾执教碭山高中，旋调宿县专署教育局教研室任语文教研员。1975年底调返原籍，先后在徐州教师进修学院、徐州师专工作，任中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职。现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学之余，常常涉笔民俗。接触《金瓶梅词话》后，先后发表《〈金瓶梅〉烹技撷华》（《中国烹饪》1987年第7期）、《〈金瓶梅〉小吃咀英》（《中国食品》1987年第9期）、《〈金瓶梅〉的导引描述》（《气功与科学》1987年第10期）、《〈金瓶梅〉食话》（《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金瓶梅〉烹技述略》（《烹调知识》1988年第4、5两期）、《堪寻味，〈金瓶〉烹事文化处……》（《中国文化报》1988年4月5日第4版）、《〈金瓶梅〉民俗说》（《彭城艺苑》1987第2期，1988年第1

期)，《就〈金瓶梅〉食事与魏子云先生商榷》（《徐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89年6月，曾以《〈金瓶梅〉“三方”（方輿、方言、地方风味儿）思辨录》为题，在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作大会发言。同年加入“中国《金瓶梅》学会”，并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为“特约会员”。目前正在对《金瓶梅词话》中的“名实”进行考证辨析，《〈金瓶梅〉名实考录》专著不久将问世。

兴趣所致，也曾作电影文学剧本（《彭城使君》，载《江苏戏剧从刊》1986年第5期），写过报告文学（《寄迹版画五十秋》，刊《人物》1986年第2期），但比较集中的还是在《金瓶梅》民俗领域中的艰难跋涉。路，虽然还很远，但就在自己脚下。因此，只有走下去。即使走到生命尽头，那路还在延伸，也仍不会气馁。

目 录

天姿人为应相宜	1
扑朔迷离汗巾子	7
“金瓶”奇文“鞋中鞋”	12
轻笔讨神“帘”文字	17
但得琐细巧点缀	22
“金瓶”食事有学问	27
“金瓶”烹技面面观	32
茶香还须茶食美	39
“金瓶”食事说酒趣	44
小吃还是“金瓶”好	50
笑笑生的“山东观”	56
竹坡“山东声口”解	63
“声”非山东不曾识	68

“声口”宜听亦宜品	74
“钩踢拐打”道足球	80
“浑身通泰”话“导引”	85
欲打秋千“先忌笑”	90
两个无赖一盘棋	96
似医非医趣医事	101
食疗奇效夸“饴蜜”	106
官哥医案堪寻思	112
且言“胎教”有其理	118
世情道得婚与丧	123
流行歌手申二姐	130
灯火盛况清河镇	136
运河景险“徐州洪”	141
“合气”只为借棒槌	146
明代经济说“合同”	151
归寿衣服“破日”裁	156
堂中金炉焚“兽炭”	161
西门家中器物多	166
打醮寄名玉皇庙	171

跋涉原为“答心愿”	177
祸福相倚何“永福”？	182
莫把“笑卜”视笑谈	188
不信“卜卦”信“回背”	194
《词话》姓氏知多少？	199
执法犯法西门庆	205
西门不嫌回头人	211
细针密线皆是“簪”	216
梳髻绾丝理云鬟	223
孙雪娥与应伯爵	229
俏笔勾得玉楼“乖”	234

天姿人为应相宜

每映电影新片或者电视连续剧，总听得到人们对剧中女主人公衣着变换及款式的议论。更有赶“时髦”者，常常连夜裁缝，以先试为快；穿街走巷，招来不少羡慕的眼光。那确乎是桩乐在其中的事。其实，主人翁衣款的更改适时，岂止国外？我们国内非但有，还为时较早，而且内容丰富。《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就十分讲究衣着并注意适时更换，尤其是上装的选择。

在《词话》开篇《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中，为“卖风月”，她一亮相就身着一件“扣身衫子”。线条何样明朗？较之今人“健身衣”，也不逊色稍许。在其时，果真是“做张做致，乔（娇）模（乔）娇样”，一

目了然的。到了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贪贿说风情》里她再次登台，已是身着“绿罗褶儿，……毛青布大袖衫儿”了。此等普通布料裁制而成，犹如今之“蝙蝠衫”式上衣，与前迥然另样风度。凭着变换着的服装及其“美貌妖娆”，使天赋姿色与人工自为谐调成为独一无二的潘氏特征。不然，何以令“嘲风弄月的班首，拾翡寻香的元帅”西门庆亦折服得五体投地？在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内，当潘氏金莲在王婆精心策划下与西门庆“私约”时，不是“上穿白布衫，桃红裙子，蓝比甲”吗？层次的分明，颜色的搭配，不也浑然于潘氏妇人一体吗？就是在武大被其药死，她佯装正经为亡夫做“佛事”的间隙，潘氏金莲也偷闲“除了孝髻，换一身艳服”，与奸夫西门“并肩而立”。想来，确为司空见惯事。《词话》里，兰陵笑笑生交代得翔实无误：他本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自然于“女工针指”是拿手

好戏。不然：王婆茶坊，潘氏与西门何以成奸？其“戏”就演在这“好针指”上嘛！

待嫁在清河豪门，潘金莲之着衣，自然更染“大户”色彩，非昔日“扣身衫”、“大袖衫”可堪相比。在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人院》中，当潘金莲氏与西门诸妻妾玩月楼上赏灯时，“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他（她）遍地金袄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戴）着六个金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着瓜子儿……”，不复再摘，仅此，亦可见兰陵公熔天姿、人为之美（只是躯壳）于一体之功力，为人世铸出一个“贵妇人”肖像来。顺便说及，笑笑生于此还为我们安排过一场具有民族特征的、十六世纪特色的时装模特儿表演。只须一观十五回中的一节文字，就不能不和笔者同此感受：

……楼檐前，挂着湘帘，悬着灯彩。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缎）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

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缎）裙。
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

这，难道不是由“山东首富”西门大官人组织的，其妻吴月娘领衔，其妾李、孟、潘三氏表演的“时装”展览会？展览的，岂止于绚丽辉煌的华装，还有西门家风流女子的基本阵容。玩月楼上，显示出西门家族的豪贵与风采。但凡读了此段描述，感受到的印象，不只是确定的，而且是极为深刻的。尽管潘金莲没主演，但她的“大红遍地金比甲”是格外醒目，迥然别样的。豪华中，多少带有些“俗”味儿。

一点也不错，潘金莲于着衣之讲究，既度时令，又审场合。在第十九回《草里蛇遛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里，由于西门庆回家“看见妇人（指潘氏）上穿沉香色水纬罗对襟衫，五色绉纱眉子，下着白碾光绢挑线儿裙，裙

边大红段（缎）子白绫高底鞋（与今之盛行高跟儿鞋，怕是同中有异）……”，不觉“淫心辄起”。这是潘氏“衣饰审美观”的本质，西门庆的一见“共鸣”，表明他（她）们气味相投。

为了追求这种意境，潘氏金莲不择手段，也不惜一切。《词话》中，还专写过为索取衣物而闹出的一场场风波。为添衣，她哭过穷：“大姐姐（指吴月娘）他（她）们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数的那几件子。”缠得西门主子不得不允：“明早叫了赵裁（缝）来，与你剪了罢”（见第四十回）；为求衣，她更要过赖：

“我有桩事央你，依不依？……你把李大姐（指李瓶儿）那皮袄拿出来与我穿了罢。明日吃酒回来，他（她）们都穿着皮袄，只奴没件穿……，左右是你老婆，替你装门面，没的有这些声儿气儿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真是软硬兼施，棉里藏针，连西门庆都强烈感受到了：“你又求人，又做硬儿”（见第七十四回）！虽则吴月娘极力反对，西门庆还是

心有倾向，不只亲索，还让如意儿直送潘氏金莲。这如意儿矛盾心情中自悟得出“娘在前边是主儿，早晚望娘抬举”的道理。结果，金莲潘氏穿上了亡妇瓶儿的遗物——海獭卧兔儿裘皮袄。

但是，华贵而典雅裘装中的“罗浮仙子”，虽然把天姿与人为暂时混合一体，却只不过是一具无灵魂的雕像。她的心灵是肮脏的。就在她呕心沥血、千方百计地夺李瓶儿遗裘时，他的亲生母亲却向如意儿披露：“……我身上穿的这披袄，还是你娘（指李瓶儿）与我的”。于此戏剧性的对照描写之后，著名批评家、彭城人张竹坡着了处“哭尽天下父母之心”的夹批，由此怎不令人彻悟：徒有天姿，只尚打扮，享尽人间富贵而无常人之心，虽“美”何益！无怪《词话》到了八十七回，武松竟令其“衣服脱去跪灵前”原形毕露；那颗丑恶的心，终被“剜”出（尽管武松染上了“法盲”之嫌）并祭奠、告慰兄长于九泉。武松毕

竟是梁山泊的好汉，人们自然有自己的理解标准，这里不复多言了。

扑朔迷离汗巾子

汗巾子，又称为手帕，今人口头呼作手绢儿者。与“衣”相比，充其量不过是种“饰”。不过，无此区区之物点缀，衣服再斑斓多彩，也总感缺少某种韵味儿。

《词话》汗巾子文字之出，十分别致。在第五十一回《月娘听演金刚科，桂姐躲住西门宅》，曾由西门女婿自诉出一场“口角”来。作为“丈母娘”的潘金莲与李瓶儿，本也未予可否。陈经济买“汗巾子”之“钱”的丢失，是真、是假，本也无妨；只是西门大姐“嚷”他在外“养老婆”，实属大是大非。作为长者，焉能置若罔闻？但潘氏丈母娘却脱口而出：“不打紧处，我与你银子。明日也替我带两方”，

说得多么轻松愉快。而李瓶儿仍驾在五里云雾之间：“姐夫，门外有(的)买销金汗巾儿？”经济头脑发达的陈经济，立刻回答：“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至于“口角”烦恼，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既如此，那就请欲购汗巾者提点什么要求罢，于是而有我国十六世纪汗巾工艺微形展的出现。这带有浓浓民俗色彩和经济价值的非凡文字就记录在《词话》五十一回之中。不过，此展既是流动性的，又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的。李瓶儿的两方，一方是“老金黄、销金、点翠、穿花凤汗巾”；另一方是“闪色、芝麻花、销金汗巾儿”。无论色彩、图案乃至工艺，均非普通手帕堪媲美。潘氏金莲开口虽讲“只要两方勾(够)了”，一提具体要求，标准迥然有别：

潘金莲道：“……要一方玉色绦、琐子地儿，销金汗巾儿。”经济道：“你

（妳）又不是老（年龄大）人家，白刺刺的要它做什么？金莲道：“你管它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后吃孝戴！”经济道：

“那一方要什颜色？”金莲道：“我要娇滴滴紫葡萄色，四川绦汗巾儿。上销金，间点翠，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儿。一个方胜地里面一对儿喜相逢，两边栏子儿都是纓络出珠碎八宝儿。”

且不论潘氏所购汗巾的喻义，仅从加工工艺的复杂，要求标准之高，也可以想象得出十六世纪汗巾生产在中国的盛况。尤其金莲所提之第二方，连陈经济听完都慨叹：“耶哧，耶哧，再没了？卖瓜子儿开箱打睇喷，琐碎一大堆。”

闺女婿犯上无礼，居然开此玩笑，已属逆伦表现。但潘金莲却庄重声明：“有钱买了称心货，随各人心理所好……”，无怪人常说：

“物如其人”。信然！

笔者孤陋寡闻，但从仅见，这里之所引要算描写手帕最精彩的文字之一了。